

WESTOLDNOTES

柏拉图 萨特 等著

蓝黛 选编

老笔记

——名人眼里的历史事件

EASTOLDNOTES

老 笔 记

柏拉图 萨特等著
蓝 黛 编选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笔记/蓝黛编.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

ISBN 7-105-04279-6

I. 老… II. 蓝… III. 历史事件-回忆录-世界
IV. K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43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5 字数:4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定价:29.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前 言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在短篇小说《筱竹丛林》中写到了一场凶杀大案，以这场大案为契机，作家探讨了一桩事件在每一个目击者眼中的面貌是多么的不同，这篇小说因被黑泽明拍成了电影《罗生门》而引起了举世瞩目，个人眼中的历史似乎也开始获得了不可忽视的尊重。

但显然远未像它理应得到的程度那么大。

从古希腊到今天，人类史上的喜乐悲伤几乎都囊括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了。

然而不得不说明的是，这些留存在教科书里的史实，都无不因其冷漠、庄严和宏大的叙述给每一个阅读者带来了枯燥的折磨，以致人们渴望阅读的心情远不如渴望遗忘来得坚定。就像布罗代尔所说的一样，“它们构成了我们对于

遥远往事追溯中一道最为失败的景色。”

值得庆幸的是除了那些坐在故纸堆中编撰教科书的衮衮诸公，还有一些亲历者和目击者——一些身披事件尘埃的人，他们中有学者、刽子手、平民，有记者、将军与士兵。就是这一群人凭借着他们手中的一枝笔，凭借着他们亲切、简约、机警的文字，书写了一个个撼人心魄的瞬间，使我们在典籍文化的夹缝中看到了人类痛苦的景像，另一副生活的面容。

阅读这些文字，就成了我们一段惊喜的旅程，一次直接的访问。

编者

2001年1月于北京

修昔底德/古希腊	1 / 雅典的瘟疫
柏拉图/古希腊	4 / 苏格拉底之死
李 维/古罗马	10 / 罗马攻坚战
塔西佗/古罗马	18 / 罗马城大火
普林尼/古罗马	21 / 维苏威火山喷发
克莱顿/英 国	28 / 黑死病
吉 本/英 国	32 / 攻占君士坦丁堡
茨威格/奥地利	40 / 伟大的时刻
德弗蒙/法 国	61 / 处决路易十六
雨 果/法 国	65 / 拿破仑的葬礼
米什莱/法 国	88 / 1859年10月的一次风暴
惠特曼/美 国	94 / 林肯总统被刺
福布斯/英 国	99 / 对巴黎公社的镇压
特里斯坦/法 国	106 / 伦敦的娼妓
丘吉尔/英 国	110 / 恩困曼之战

- 伦 敦/美 国 118 /旧金山大地震
杰夫蒂克/南斯拉夫 122 /刺杀斐迪南大公
里 德/美 国 127 /震撼世界的十天
梅杰维德夫/俄 国 153 /俄国沙皇被处决
尼科尔森/法 国 156 /《凡尔赛条约》的签订
米 勒/英 国 161 /印度的非暴力抵抗
德尔曼/德 国 166 /国会大厦失火案
斯 诺/美 国 170 /中国红军长征
张学良/中 国 193 /回忆西安事变
田伯烈/英 国 204 /南京大屠杀
奥威尔/英 国 216 /我在韦斯卡前线负伤
蒙 克/英 国 220 /德军炸毁格尔尼卡
欧文·隆美尔/德 国 224 /德军的闪电战
萨 特/法 国 227 /占领下的巴黎
渊田美津雄/日 本 246 /偷袭珍珠港

法捷耶夫/前苏联	263 / 在列宁格勒被包围的日子里
普兰奇/美国	266 / 兵败中途岛
瑞安/英国	282 / 最长的一天
克劳斯·弗尔曼/德国	328 / 柏林的陷落
葛罗米柯/前苏联	335 / 波茨坦会议
赫西/美国	359 / 广岛的灾难
金斯伯里·史密斯/美国	394 / 处决纳粹战犯
萨达特/埃及	404 / 埃及政变
索尔兹伯里/美国	412 / 贝利亚的政变以及他的灭亡
霍尔德斯塔姆/美国	421 / 西贡政变记
图伊/美国	434 / 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消耗战
阿姆斯特朗/美国	441 / 首次登上月球的人
梅厄/以色列	444 /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尼克松/美国	458 / 水门事件
谢尔巴克/前苏联	468 /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件

雅典的瘟疫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公元前 460~公元前 400), 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长篇传记《雅典邦志》。他所描述的这场瘟疫曾使雅典三分之二的居民命赴黄泉, 后世的学者依据这篇描述将这场瘟疫判定为恶性伤寒。

这种病据说是从比埃及更遥远的埃塞俄比亚开始流行的, 随后蔓延到埃及和利比亚, 并侵蚀希腊。它首先使雷埃夫斯市的居民遭受灾难, 然后便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了雅典城。

现在我要描述一下这场瘟疫确切的过程和它的各种症状, 因为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我不仅亲眼目睹了这场可怕的灾难, 而且我本人也染上了这种病, 并差点为之送命。

那一年几乎没有其他疾病, 假如有谁得病的话, 那他们得的都是同一

种病。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一个健康人的额头就会突然变得滚烫，双眼充血，咽喉和舌苔也就变得血红，嘴里还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恶臭。

当病情发展到第二个阶段时，人们就会接连不断地打喷嚏，嗓音也变得嘶哑了，胸部很快也难受起来，使人爆发出一阵阵强烈地咳嗽。接着胃部也开始发难，无论吃什么都很快又被吐出来，并伴随着猛烈地胃痉挛，有些病人的胃痉挛会慢慢地平息，有些却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从外表上看，他们并不显得苍白，相反血色似乎好得出奇。逐渐地，他们皮肤上出现了斑疹，并开始溃疡。他们还受到内热的侵袭，就连最薄的亚麻布床单盖在身上也觉得难以忍受，只能整天光着身子躺在床板上，他们渴望浸泡在冷水里——事实上，一旦没人看护，他们自己便会一头扎进冷水池中——他们时时都感到干渴难熬，但不论喝多少水都无济于事。

他们还必须忍受坐卧不宁以及失眠的折磨，这种折磨简直无休无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内热出现的第七天到第九天便会死去，而那些生命力特别顽强的人在抵御住了内热的侵蚀后仍能在体内保存一些力量，但病魔紧接着就侵入了他们的大肠和小肠。严重的肠炎导致腹痛和腹泻，有些人由于腹泻造成的虚弱而毙命。最后，病症向人的四肢蔓延并危及外阴部，有些人虽然死里逃生，却因此而丧失了手脚的功能或性功能，也有些成了瞎子。在某些较为特殊的病例中，患者在痊愈后却突然丧失了记忆力甚至思维能力，他们无法辨认自己和周围的人…

…

最令人沮丧的是疾病剥夺了受害者的意志力，使他们屈服、绝望，最后丧失了抵抗的勇气。同时，由于缺乏隔离措施，人们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受到感染，患者急剧增加，人们像羊群一样大批地倒下……

即使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雅典城，仍有成群结队的农民

涌入城市，这些新来的人特别容易受到疾病的感染。由于没有足够的房屋供他们居住，农民们便在城里搭起了许多茅棚。又闷又热的盛夏加上可怕的疾病，使死亡的人数剧增。街道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以及被内热、腹痛折磨得翻来滚去的病人。水池旁挤满了半死不活的人，他们渴望能喝上一口凉水。神庙里也满是尸体，许多人是爬进神庙后死去的。

恐怖的疾病如此急遽地降临到人们身上，使他们不再顾忌法律和一切神圣的东西，为保全生命不惜亵渎神灵。有关葬礼的所有习俗也已不再被人遵循，在一片混乱之中将死人草草掩埋已司空见惯。最后，火葬也被普遍采用，将死人堆在干草上焚毁，有些人找着死人抬着沿大街走时，遇到有人点燃火堆便扔下尸体一走了之。

(孟学雷 译)

苏格拉底之死

柏拉图

柏拉图(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 古希腊哲学家。为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公元前 399 年, 苏格拉底因被教会指控犯有“藐视神灵”及“腐蚀青年”之罪而被处死。

我想把事情的经过详尽地告诉你们。在前些日子里, 我和其他一些人养成了每天拜访苏格拉底的习惯。我们总是拂晓时分在法院相会。因为这儿离监狱很近, 每天我们都一边等待一边谈话, 直到监狱开门。一看见监狱开门, 我们便来到苏格拉底身边, 并陪他度过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

那天, 我们去得更早一些, 因为前一天离开监狱后, 我们就听说了那艘圣船已经从代洛斯归来的消息。当我们走到监狱门口时, 平时为我们开门的那个看守已经站在门外, 他让

我们等在那儿，直到他通知我们才能进去。他说：

“因为 11 人陪审团正在为苏格拉底除去脚镣手铐，同时向他宣布，今天应该如何死去。”耽搁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又走出来放我们进去了。我们见到了苏格拉底，他的脚镣手铐已经被除去了，桑蒂比——你们都知道她是谁——抱着他们的小儿子坐在他的身旁。看到我们时，桑蒂比哭了起来，还说着那些女人们都会说的话：“噢，苏格拉底，这是



柏拉图

你的朋友最后一次来与你交谈了。”苏格拉底看了一眼克利托说：“克利托，找个人把她送回家去吧。”克利托便让他的随从们把她扶出去了，她嚎哭着并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部。苏格拉底仍然坐在床上，并且将两条腿蜷了起来，他说：“多么不可思议，我的朋友们，这简直就是人们称之为欢乐的那种东西！欢乐，它奇妙地与自己的对立物——痛苦相联，它们本来是不可能在同一时刻降临到同一个人身上的，但假如他能执着地追寻其中的一个，并且牢牢地抓住它，那么他很可能同时感受到另一个的存在，它们两个就融入了他的头脑中。”他接着说，“如果伊索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他肯定会写一篇寓言来描述它们两者先是如何进行激战，然后神又是如何使它们重归于好的；若是它们不愿意和睦相处，神就会将它们的脑袋捆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当它们中的一个来到任何人身上时，另一个

便会接踵而至。我所感受到的正是这一情景，当痛苦跟随着镣铐来到我身上时，欢乐很快也降临了。”

当他说完这段话后，克利托说：“现在，苏格拉底，你是否要为我们和你的孩子留下些指教——我们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事吗？”

苏格拉底说：“克利托，我没有什麼新的东西要告诉你们了。只要你们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无论你们做什么——即使你们现在什么也没允诺——假如你们忽略了自己，并且不愿意一步步认认真真地生活下去，沿着我们在过去无数次讨论中已经勾划出来的道路生活下去，那么你们将会一事无成。”

“我们将努力地按你说的去做。但是我们该怎样掩埋你呢？”克利托问。

“随你们的意愿”苏格拉底回答说，“如果你们抓住我，我当然无法从你们手中挣脱。”说到这里他轻轻地笑出了声，随后看了我们一眼说：“我的朋友，现在我无法说服克利托，使他相信这个正在说话的苏格拉底就是真实的我，他觉得我是个很快会变成死尸的人，所以他竟然问我如何掩埋我。我已经反复说过，饮鸩之后，我将与你们分离，去一个欢乐的世界，这些你们都已经知道了。但他肯定认为这些话并不出自我的肺腑，只是为了安慰你们而已。”他又说：“因此，请你们为了我使克利托确信，我死了之后是不可能再与你们在一起的，我将离开，这样，克利托或许更容易承受一些，而不致太过悲伤。他也许就有机会在葬礼上说他正在埋葬苏格拉底，或者说他要跟随苏格拉底到地狱去之类的话。因为，亲爱的克利托，虽然这些话本身并没有什么，但它们却有可能使我们的灵魂沾染上邪恶。不，你一定要振作起精神，并且说你将与苏格拉底告别。”

说完这番话，他站起身到另一间屋子去沐浴。克利托跟随

着他，但却要求我们大家等在这里。我们边等边讨论刚才的谈话，接着又为降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个巨大的不幸而悲哀，因为我们都将他视为慈父，失去他会使我们像孤儿一般无依无靠。当他沐浴完毕后，他的孩子就被送到他的身边——两个小儿子和一个较大的儿子——他的妻子也来了。克利托陪着他们。苏格拉底向他的妻儿说了一些临别的话。接着，他让女人先离去，他本人又回到了我们中间。这时太阳



苏格拉底

快要下山了，因为他在隔壁的房间呆了很长时间。他坐了下来，但没再多说什么。这时，11人陪审团的随从走来，他站在苏格拉底面前说：“苏格拉底，我绝不愿意因为你曾咒骂过我而找你的茬子，因为我发现你在这里所有的日子都显示出你是最高尚、最仁慈的。现在我明白了，你的愤怒并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其他人的，你知道谁才是罪魁祸首。现在，你已经知道我带来的是什么消息了，我们即将永别，我希望能像你一样轻松地面对这一噩讯。”但他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只得转身走了出去。苏格拉底抬头看了看他说：“我也向你道别了，朋友，我将按你所说的去办。”接着他又对我们说：“这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自从我被关进这里之后，他就时常来看望我并与我交谈，他是那些人中间最善良的一个，你们看，他是多么真诚地为我而哭泣！但是克利托，请你过来，让我们来执行他带来的命令吧，如果毒药已经准备好了，就让他们把它拿来吧，如果还没准备，就让他们快些。”克利托说：“但是我想，苏格拉底，现在太阳并未下山呀！我知道有些人是很迟才喝毒药的，他们一直要拖到最后时刻。同时，他们总是先大吃

大喝一顿，甚至还要享受一下他们最喜爱的活动。请你别太匆忙，现在还有时间啊。”

苏格拉底说：“克利托，你提到的那些人在按他们自己意愿这样行事时，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相信那样做是有益处的。而我不像他们那样做也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推迟些喝毒药并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我死抓住生命不放，企图苟延残喘，那我就瞧不起自己。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不愿躲避。来吧，按我说的去做。”

克利托不再说什么，他对站在不远处一个男孩点了点头。这个男孩跑了出去，过了很长时间他带着一个端着毒药的男子走了回来。苏格拉底对来人说：“好吧，朋友，关于这类事情你一定知道得很多，我该怎么做呢？”那人说：“没别的，你只须将毒药喝下去并来回走动就行了，当你感到双腿沉重时就可以躺下了。”

这时，他将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瞧了一眼手中的毒药，依然显得十分平静，他脸色没变，手也没有颤抖。他又抬头睁大眼看着那人，就像他平时习惯的那样，他说：“我是否要洒一些毒药在地上敬敬某位神灵？”“苏格拉底，我准备的毒药刚够一个人喝的。”“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向那些神灵们祈祷，因为离开尘世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说着他就将杯子举到唇边，带着宁静而欣慰的神色将杯中的毒药一饮而尽。在此之前，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能忍住自己的眼泪，但当亲眼看着他吧毒药喝下时，我们的泪水就像决了堤的水一样涌了出来。我用袍子蒙住头，独自哭着，我不是为他而哭泣，我是为自己竟会失去这样一个好朋友的巨大不幸而哭泣。克利托在我之前就站起身走开了，因为他难以忍受这巨大的悲痛。但阿帕罗道鲁斯却失声号啕起来，这使我们都悲痛欲绝。只有苏格拉底本人是个例外。他说：“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些古怪的人！我正是宁愿

看到这种情景才把女人先送走的。我听说一个人最好是在沉默中死去，所以我恳求你们安静并勇敢些。”这时，我们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大家尽可能地控制住啜泣。他来回走着，过了一会他说感到双腿非常沉重，于是脸朝天躺了下来，因为这是刚才那个送毒药的人对他的忠告。一个监督死刑执行情况的狱吏把自己的双手按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过了一会他摸了摸苏格拉底的脚和大腿，然后使劲掐了掐他的脚，问道：“你能感觉到疼吗？”苏格拉底回答说：“不。”他又掐苏格拉底的大腿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一边掐一边告诉我们，一股寒气正在慢慢地上升，他按着苏格拉底的身体说：“当寒气到达心脏时，他将死去。”说着，他将盖在苏格拉底脸上的布揭开。苏格拉底说——这是他最后的话了：“克利托，我还欠伊斯科莱普斯一只鸡，你一定替我还给他。”克利托说：“我一定照办，但请你想想还有其他话要对我们说吗？”对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没有给予任何回答。过了一会他动弹了一下，当脸上的布再次揭开时，他的双眼似乎已经定位了。克利托看到这一情景，便帮他合上了双眼和嘴唇。

一切都结束了，埃切克莱特，我们的朋友，这便是我要说的一切，这个我们熟悉的，最好的、最聪明的、最正直的人离我们而去了。

(杨小洪 译)